

文獻通考

三百四十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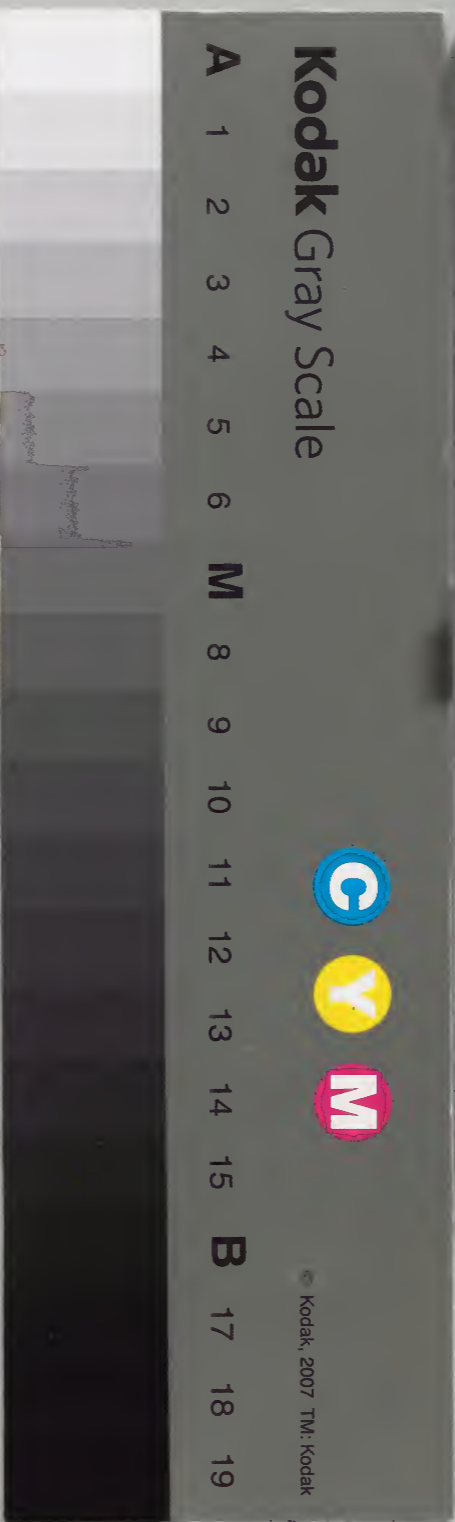
四裔考

一四〇册	六〇〇函	六〇〇號	漢書門類
------	------	------	------

五〇〇	一〇〇	九〇〇	漢書
五〇〇册	一〇〇册	九〇〇册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139)
函號	294 6

三百四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

番陽馬

端臨

貴與著

棧草文庫

四裔考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

史那氏後魏太武滅且渠氏且渠茂度都度姑臧

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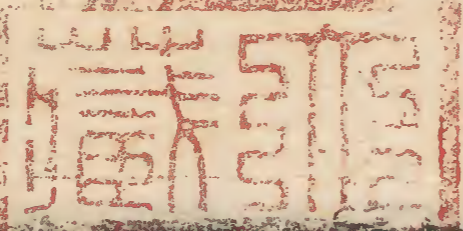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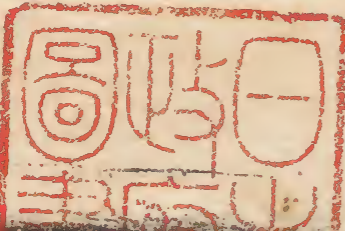
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國先於西海

上為隣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

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削足斷臂棄於大澤

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其所以食之得以不死

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



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可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帥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

於蠕蠕蠕蠕王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尔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

太武帝時蠕蠕王社崙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

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勤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麓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麓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唯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蘭故賀蘭蘇尼闕蘇

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珂羅啜
官甚高者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
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為匍佉熱汗熱汗掌監察非
違釐整班次謂肉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
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隣狼名也取其貪殺
為稱亦有可汗位在業護下者或有居家大姓相
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言屋可汗也木杆
可汗土門之子名俟
中一名燕尹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
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嚙嚙東走
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
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
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

侍重臣者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
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
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瞽
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
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
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
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
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
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說雜畜輒刻木為數
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
寇鈔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
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

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
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刁勞面且
哭勞理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
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於
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
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
遣人娉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
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
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
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敦登疑梨夏言
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
男子好擣蒲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

神侯升既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事具蠕蠕後周

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鉢可汗木杆以攝圖為佞

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攝統而東

面又以其弟但耨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伏

與步離皆小可汗與步離皆小可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

婚姻傾府藏事之乃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京

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

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齊有沙門惠琳

掠之突厥中因謂化鉢曰齊國富強皆為有佛法

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

遣使聘齊求淨名涅盤華嚴等經他鉢亦躬自齋

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

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
集所部云欲為之復讎入寇幽州周以趙王招女
為千金公主嫁之始執送紹義他鉢病卒攝圖立
為大可汗號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以他鉢之子
菴羅降居獨洛木稱弟二可汗木杆之子大邏便
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多承父業尔今
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可波可汗還鎮
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
婚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以萬數隋
初並罷遣之突厥大怨千金公主聞周滅故悉衆
為寇縱兵自木碓石門兩道入武威天水安定金
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文帝下詔曰往者周

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
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
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
以為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
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
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
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
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穴俱
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無含
育者降者納有違者死其不敢南望求服威刑何
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乃以河間王弘高顛
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飢甚不得食

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灾死者極衆而沙鉢略襲擊
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
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厥達頭即西突既
而大怒遣阿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
東西郡自此分為迭相侵掠沙鉢略因擊阿波為
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隨遣軍為擊阿拔敗之
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
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
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
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
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
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

歸心有道永為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
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葉護可汗沙鉢略西征阿
波生擒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穎進曰骨
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頡伽
施多那都監可汗沙鉢略之子後與西面泥利可汗
連結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時突利可汗
居北方沙鉢略弟處羅于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
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弘
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
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
鎮錫賚優厚雍虞問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
于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雍虞問與玷厥舉兵攻染

于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邊今安染于夜以五
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玠豆啓人可汗
華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築大利城以居之安
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
衆雍虞間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遂於河南在夏勝
二州之間今朔方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
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間頻
破之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
鐵勒所敗并奚霫五部內徙霫光啓人遂有其衆
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朝大悅詔贊拜不
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
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自今榆而東北

幸啓人所居

在今馬

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

辛朝於東郡禮賜益厚啓人卒其子吐吉立是為
始畢可汗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
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面可汗叱
吉不敢受又詐誘其謀臣使蜀胡悉殺之始畢怨
恨不朝十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
其衆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
引去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
陵中夏迎蕭皇后置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克劉
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
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
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

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始畢遣特
勒康利獻馬千疋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
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
使骨咄祿特勤來朝賜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
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
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
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大原是
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毗質以年幼不堪嗣位立
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
設是為處羅可汗又以隋義成公主為妻使人入
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吊
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吊處羅賻物三萬

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陷于竇
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正道為王凡
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
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次大
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
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
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
公主以其子與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
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啓人弟又納隋義成公主
為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按始畢父
染干本突利可汗今不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
有突利蓋襲其先考為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吊其使咄苾初為莫

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
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
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
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
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
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
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
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
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
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
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
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大恩奏言

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
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
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
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太恩敗績没于陣六月劉
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
萬騎南侵于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
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
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
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
頓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
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
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

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
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
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
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
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
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
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
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
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
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
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
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

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
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
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
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
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
力懼而請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
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
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
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
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
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
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

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
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
示輕之又曜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
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制
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
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
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
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平曰我
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
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
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
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

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
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
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貞
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迴紇拔也古等十餘部
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
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
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
奏請擊之詔秦咸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
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
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
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
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利用

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子節出恒安道薛萬湫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設蔭奈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

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詔於大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號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

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頡
嫡子利之姪也隋太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
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
之頡利嗣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
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
並未歸附頡利怒失衆遣北征薛延陀又喪師旅
遂囚而擿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
以恩意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
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
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
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饈四年授
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實封七百戶以其下

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
還番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
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
始畢反為隋家之患自爾以後無歲不侵擾中國
天寶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
後乃投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啓人前
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
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如違當獲重
罪三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為
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其碑文子賀羅鶻
嗣突利弟結杜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
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

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時突厥降者十餘萬人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兗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人虜可化為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

若內兗豫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為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為郡縣者以不欲使遠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為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以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

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剗殘之餘以窮歸我我全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恙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元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

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為乙彌泥孰侯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為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遠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本統頡利舊部落居于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疋錫其土南至于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陀為種落初集憚薛延陀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璽書曰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入馬也自黜廢頡利以

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施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陀聞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畜

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止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恆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突厥中

突厥中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陀為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略頗為衆所附延

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
京師尚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鼻可汗西有
葛還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勒
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
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侃潛引迴紇僕骨
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
反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
相繼來降永徽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
所部兵皆不赴遂携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
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乃獻于社廟
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
賜宅于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

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
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
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於是突厥
盡為封壇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
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
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嶧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酋
為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
利等首領二十餘人並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
碑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
于管内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
叛立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
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

為溫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以禮部尚書裴行儉
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
大都督周道暮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
泥孰匄為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崇元年突
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
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
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
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
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
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伏念既破骨咄
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為盜有衆三千餘人又
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為可汗

以其弟默啜為殺咄悉匄為葉護因溫彥博議處
河南諸部落分為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珣
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
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
寇元珣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授骨
咄祿咄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大達于專統兵馬
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為所殺文明元
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
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
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
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昌平令
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寇

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化推
大破之追奔四千餘里賊眾遂散走磧北右監門
衛中郎將夔寶璧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
及為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
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
與寶璧計議遙為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
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珣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
眾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
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祿
為不卒祿元珣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祿
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
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三年率眾

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
為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
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
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
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
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
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討擊契丹許
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眾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
自此兵眾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
頡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
與武太后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
諸部采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

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
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
慢拘我使入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
兵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
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
之默啜寢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
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
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
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
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
家聞李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
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

率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
軍使左玉鈴衛將軍慕玄崱以兵五千入降虜進
寇媯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重規為天兵中
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叱忠義為天兵西道總
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
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
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恒兵道
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
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
怒又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
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
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

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匄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王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匄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疋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疋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

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遺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疋而去忠義坐免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酌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水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漢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至烽堠百八十所自是突

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初群議不同睿宗竟用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中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木不宜置壘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歸默啜西擊婆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沮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令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携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

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疋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吐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負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太為特進右衛負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無陷布思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布思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

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突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頗多雋貳及召默啜時衙官曠欲谷為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為闕特勒所殺曠欲谷以女為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落及復用平已七十餘蕃人盡敬伏之俄而降九阿悉爛跌跌思太等復目河曲叛歸初降戶之南也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

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槩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岡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殉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為寇曠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脩築城壁造立寺觀曠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

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峻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

勢易為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噉欲谷迴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噉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植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

是大振盡有默覈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
為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
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
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
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
仁而愛人衆為之用關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
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
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
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敢不從
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
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妻及關特勒
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之

與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
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
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
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
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
得亦實羞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
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
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
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同寇邊默棘連不從封上
其書帝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
十萬默棘連死國人共立其子為伊然可汗八年
卒其弟嗣立為苾伽骨咄祿可汗明年遣使來朝

獻登利俄為其左殺判闕特勒所殺遂立毗伽可
汗子又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
自為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並
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
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
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
臘哆為西殺帝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
與拔悉密等三部共攻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
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為懷
恩王三載拔悉密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
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匄立是為白眉可汗於是
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密酋為可汗詔朔方節度

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
達于十三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
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
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
汗妻骨咄祿婆匄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
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國夫人歲給粉
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
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
於西者曰西突厥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四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

隙因分為二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

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踈勒比至瀚海在京師

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

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

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

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

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

及宗族為之又有一斤屈利啜閻洪達頡利發吐
屯侯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為處邏使可
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至
其子達漫號泥撮處羅可汗即大邏便之種落與
北突厥處羅可汗号
同非一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率而
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
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
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
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
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
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
谷其國人不從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

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強大臣請
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

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略有隙
遂分為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間死後自

立為步迦可汗達頭死後其
孫射匱微弱不得為可汗代為可汗君臨西面

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
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
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小心
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
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弃妻子東走
高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
朝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從
征高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唐初歸

京師封歸義郡王處羅與始畢有隙始畢使人殺之太宗即位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為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薛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復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

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薛那之朝隋也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薛那之叔父射匱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卯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

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
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待臣曰西突厥
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
德彛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
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
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
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
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
金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
落成怨葛羅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
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
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

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毗
可汗令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
汗國人亦附弩矢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為可汗
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
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
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
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
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
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為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
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與兵以
擊莫賀咄大敗莫賀咄遁於金山壽為咄陸可汗
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

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為所敗肆葉
護性猜懷信纒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
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
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
熟遂適焉者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
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
人迎泥熟於焉者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咄陸可
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
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柔與之結盟為
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大使賜以名
號及鼓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
為沙鉢羅唎利失可汗唎利失可汗

唎利失可汗結反以貞觀

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
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
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號十箭焉又合十箭為
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咄六部落置五
大啜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矢畢致五大俟斤管
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
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於碎
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唎利失既不為衆
所歸部衆携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唎利
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
唎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者其阿悉吉闕俟
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

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為
其俟斤所破啞利失復得故地弩失畢處月處密
等並歸啞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
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與啞利失中分自伊列
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啞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
於烏鏃曷出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
結骨火燭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啞利失為
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啞利失窮感奔
於鏃汗而死弩失利部落酋帥迎啞利失弟伽那
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為乙毗略沙鉢羅葉護
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
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

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
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
張太師冊授焉賜以鼓纛于時咄陸可汗與葉護
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
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
石國咄屯攻葉護擒之送咄陸尋為所殺咄陸可
汗既奔其國弩失諸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
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
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
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據處月
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
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啜自檀取所斬

之以徇尋為泥熟斲部將胡錄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斲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入先為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踈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及叛射匱部落為其所併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

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卑失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騎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唃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斲弩失畢有伍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其咄陸有五五斲一曰處月木昆律斲二曰胡祿居律斲賀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斲斲四曰突騎賀羅隨斲五曰鼠尼施處半斲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息結斲關俟斤最為強盛二曰哥舒關俟斤三曰拔塞幹斲斲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尼斲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唃運為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

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
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
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
四年吐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
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明慶二年遣左屯
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
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閏等率師討擊
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
阿史那步真持節為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
賀魯率胡祿屋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
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其大
首領護都塔吐答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

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
泉賀魯夏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
落率衆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
鳩集散卒擄柵拒戰彌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
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堅運欲投鼠釋
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主伊沮達官
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返被拘執蕭嗣
業既至石國鼠釋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
獻于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
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朝國皆分置州府西
盡于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
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黠

蜜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黠蜜為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為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蜜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伏委之道去步真携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部落因令與盧永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

又令彌射步真俱率所部從颶

于畢

海道大總管

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偽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為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為左玉鈴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聚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解瑟羅為右玉鈴衛將軍兼

濛池都護押五弩矣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為來俊臣誣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克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于長安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鈴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

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大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絕突厥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于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隣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為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婆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婆葛為金河郡

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婆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
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
在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婆葛統
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
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婆葛遊兵
所獲遂斬嘉兵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上表欲
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婆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
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導以討婆葛婆葛默啜
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婆葛擒之
與婆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婆羅下部將蘇祿鳩集
餘衆自立為可汗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
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

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為左羽林
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
齎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
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
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疋詣安西牙市使者
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
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見其馬經寒雪盡死
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為相趙頤貞代
為安西都護城中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
為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
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
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

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
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
及百寮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
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儉每戰
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
甚為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
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
子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積貯晚年抄掠所
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
始携貳有天首領莫賀達于都摩度兩部落為強
盛百姓又分為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
年莫賀達于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

賀達于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為可
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于自相攻擊莫賀達于
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
摩度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
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
于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
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
于統衆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
萼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黃姓
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至德後中國多故不
暇治也乾元初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
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

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尾
勒居焉者城葉護餘部保金莎領衆至二十萬唐
末為諸蕃所侵部族微弱亦常來朝貢後唐天成
二年其首領張慕晉等來朝貢長興二年其首領
杜阿熟來朝晉天福六年其首領遣使薛同海以
下十七人來朝貢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
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訖
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期結渾斛薛
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
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葛烏護骨紇也啞

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
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
啞曷截撥忽咄干具海曷比悉阿差蘇拔也未渴
達等三萬餘兵傍嶷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蔑促
薛忽等諸姓啞因結反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
蘭北振九離伏盟昏等盟烏沒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
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東
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
尤甚以寇掠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
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
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勒勒部
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

勒諸部厚其稅歛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
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
立侯利發侯斤契弊歌擾為易真莫河可汗居貪
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侯斤字也空為小可汗處羅
既敗莫河始大焉甚得衆心為隣國所憚伊吾高
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
婚畢就便妻家待產乳男然後歸此其異也大業
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三萬五千來降後蓋其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
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中分

在鬱督軍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屬於葉
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
大漠之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
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
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道安
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
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
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
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
既而騁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其使者羣臣或云
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
失信於番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

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
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
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
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
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
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
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
更尊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
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
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擊數
侵掠之延陀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
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

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
答而止焉會毗迦可汗卒子拔灼立時王師征遼
謀入寇知有備不果拔灼性下克好殺國人不安
其貴臣阿波設率衆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
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
拔灼遁去俄為回紇所殺盡屠其宗立毗伽昆弟
子咄摩支為可汗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崔敦
禮與李勣慰安之陰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
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縱
兵擊斬五千餘級餘老弱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
匈奴降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後三年餘部叛以右
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永徽時延陀部亡

散者悉還高宗為置嶮彈州處安之

僕胥

僕胥者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隣好最居北偏先臣于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陀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陀之滅也其大會婆旬侯利發歌藍伏延詣關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陀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侯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洎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

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緡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為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為迴紇所破黨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邏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迴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績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

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賦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其地豐草人皆殷富其酋侯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投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其入謂之康干石其松為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冰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為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唐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侯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為

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因同羅叛遣鄭仁討斬其渠帥天寶間能自來朝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延陀已滅其酋侯斤多濫葛末與迴紇皆朝以其地為燕然都督府就授其酋世為都督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既來朝列其地為州縣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啞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地

為雞田州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顏
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羽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婆川多濫葛之
南其酋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
賀咄死子何力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
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
為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
也大和神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
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

牽車可勝三四人入衣鹿皮食地苔其俗聚木為
屋尊卑共處其中

俞於

俞於國在鞠國東十三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
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羊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
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白霄

白霄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
骨接避薛延陀保與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
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

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為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為寘顏州以別部為居延州即用俟斤為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庫莫奚

庫莫奚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初為慕容晁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魏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馬牛羊豕十餘萬魏既入中原諸種與庫莫奚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

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歲致名馬孝文二十年入寇安州擊走之後復款附求入塞交易許之歲常朝獻至武定以來不絕齊時亦入貢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師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蒿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生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死共立其弟魯蘇為主詔

仍以固安公主為妻允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
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趙含章討平之衆稍
自歸明年酋李詩部落五千帳來降以其地為歸
義州授其酋都督李詩死子延寵嗣後與契丹叛
詔立它酋婆固為都督昭信王以定其部落玄宗
世八入朝獻至德以後朝獻不絕元和元年君梅
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賜姓李氏然陰
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獻太和
四年復寇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大中元年北部諸
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咸
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不敢元而舉
部役屬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

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
耆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
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
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
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霄皆服屬之奚人常為
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
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
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夷去諸
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獲
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嬰以平底瓦鼎煮稼為粥
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後唐莊宗滅
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卒子拽刺立同

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
舍利逐不魯之娣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
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入于契丹是
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
拽次迎謁馬前德光曰非尔罪也負我者掃刺與
逐不魯尔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
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徒媯
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
并不復能自見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契丹上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
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
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
但以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
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
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
夷最盛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
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和龍
今柳
郡城多為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

身北羣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林部
日連部匹黎部比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
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密雲今郡齊受魏禪入貢
不絕天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大破之虜十餘萬
口雜畜數十萬頭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
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
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信遠人乃悉給糧令還
本部勅突厥拊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逐
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
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垠統之契丹
殺吐屯而遁隋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德中
其大酋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入寇邊

後二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
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
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
不許明年摩會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
丹師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
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
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
漠饒樂之地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曾
孫松漠都督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
誠州刺史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州柳城
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
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

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碛石黃顰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于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碛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於陳宏暉弃甲而遁又命河内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沙叱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于突厥開元初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來降玄宗賜丹書鐵券五年以宗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李失活失活死以其弟娑固襲封後為

其酋可突于所殺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為君詔即拜鬱于襲封以宗室出女慕容氏為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吐于為可突于所逼來奔可突于奉其弟邵固統衆詔許襲封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王脅奚衆共降突厥詔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八總管兵擊之大破其師可突于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圍之可突子為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會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狐為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

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為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拜雲毫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

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寔又彊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曩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當唐之末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盟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灾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

如此不敢爭其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
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
草契丹馬多飢死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
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
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
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
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
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
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
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謂之阿保機不得
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
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

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
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
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
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
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
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食
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
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
丹約為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
既而背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後唐莊宗天
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宗遣周
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

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阿保機多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

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乃空國入寇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自將鐵騎五千乘虜散走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懇中國乘其虛乃遣聘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官所領精兵三

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尔又曰吾聞此兒有官婢二千入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尔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

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謚阿保為大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帝厚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友求援於契丹契丹遣秃餒斫刺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秃餒等斬之擒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慕母述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夫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

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
失赫遼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
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遼前刺等唐輒斬
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
七百里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
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
置東西狹西淶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
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
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
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北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
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
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

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
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遼等又於其東置三河
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
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
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
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
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
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
父事之約事捷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
諸州與之契丹兵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唐兵
大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敬瑭自太原
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德均开

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
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
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
子而去後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
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
以北幽州節度管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
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
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
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
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
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
中書令韓頻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

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
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
不先以告而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
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
遜德光益怒揚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
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
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
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
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
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
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
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

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
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
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
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
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
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
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
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
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
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
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
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

契丹歸至虎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
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
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
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
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
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
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倣供奉官聘于契
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
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
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
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
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

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尔因以龍鳳赭袍賜之

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傳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尔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

赤岡封出帝負義侯迁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
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礫犬掛皮以為獸勝
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
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奚車羅
列階陞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六
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
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
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
以為帝故契丹擊晉延壽所為先鋒虜掠所得悉
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
意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月丙戌朔
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左

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
子耶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
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
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
打草穀東西二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
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
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
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
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
崧為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
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
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

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
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
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
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
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為
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
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尔亦
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
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
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
太祖德光為太宗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
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

酒工畫知書契丹兵助晉攻唐唐廢帝殺突欲晉
高祖入京師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
至京師德光死樂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
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
籥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
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兵猶萬人可以
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召延壽
飲酒誘而鎖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制曰可於中
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
鎮蕭翰聞德光死奔汴州而北兀欲已立先遣人
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功
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入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

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兀欲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谷
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
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
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
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
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
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
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
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
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
山遣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
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此麻谷擄定州已而悉

其衆以北麻谷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
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谷尤酷虐多略
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
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
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谷已去馮道等乃南
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
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
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丘而入馬
傷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
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疆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
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光子齊王述
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

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
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官者然畋獵
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
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
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
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
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
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
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為陸
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船戰艦首尾
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
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

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
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
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
惜耶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
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
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
中七年當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
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關
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
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
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西北行五十里有鷄

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

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糶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襄潭始有柳而

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
本而飽自裹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
林長二三里皆蕪蕪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
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部入葬德光自此
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相去
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
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集祭器者得入入
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醮禮畢問其禮皆秘不
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
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
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
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

三千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
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
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
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醜
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
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
草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
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又東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
有魚鹽之利又南海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
又南至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
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髦頭酋長全其

髮盛以紫囊地嚴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
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隣
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憂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
媼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
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
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
足其地尤寒水曰瓠胤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
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
人髦首披皮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
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
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
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其韋地多

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
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
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
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
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
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
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嚙而歸則不能追矣其
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
齎軋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
國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
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
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

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鳥
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
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
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
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
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嶠歸以為陷虜記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